

国际劳工移民在南亚国家反贫困中的作用

秦永红* 胡 兰**

[内容提要] 国际劳工移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南亚国家是世界最大的国际劳工移民输出地区之一，劳工移民不仅带回了国家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而且还带回了知识和技能。目前南亚国家基本上都将国际劳工移民作为反贫困战略的组成部分，在立法和政策上给予积极扶持。这些都有力促进了南亚国家反贫困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 南亚；国际劳工移民；反贫困；作用

[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508(2010)04-0053-06

国际劳工移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引起了联合国等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2006年9月还在纽约举行了“国际移民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重点探讨国际劳工移民的现状及其对国家反贫困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国际劳工移民对劳工移民输出国的经济发展和反贫困产生正面影响，特别是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的农村地区。^① 本文结合南亚国家反贫困的战略，对国际劳工移民在南亚国家反贫困中的作用作一初步分析。

一、南亚国家国际劳工移民的现状与特征

1. 国际劳工移民的种类

南亚国家的国际劳工移民分为三种：一是到欧洲、澳洲和美洲的永久移民；二是到海湾和东南亚国家的合同劳工；三是南亚区域内部的跨境季节性劳工流动。过去几十年来，南亚国家形成了发达的国际劳工移民招募中介产业，向申请者收取高昂的中介费用，有些申请者为了实现出国梦想不仅倾其一生的积蓄甚至接受蛇头的高利贷。由于政府对中介机构缺乏必要的监管，导致地下中介活动猖獗，许多劳工没有合法正规的登记，所以对劳工的性别、技能和数量没有正式的数据资料，但可以肯定，实际数据远远大于官方

的统计。

2. 国际劳工移民的目的地

海湾国家依然是南亚国家劳工移民的首选目的地，其次是东南亚国家，即使是具有相对优势向美国和其他国家输送专业技术人才的印度也是如此。印度向中东国家输出劳工移民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增加，从1979年到1982年间，印度年均向中东输送劳工移民234,064人，但1983年到1990年期间下降到155,401人。1990年的海湾战争致使160,000印度劳工返回印度。但从1992年到2001年的10年间，印度向海湾国家输出劳工移民360,000人。同样，1950年到2000年的40年间，印度向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输出的专业人才（特别是IT人才）也呈持续上升趋势，从1950年代的年均10,300人增加到1999年代的60,000人。

3. 国际劳工移民的技能水平和年龄结构

印度的重点是输出技术工人，斯里兰卡输出的国际劳工以女性为主，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输出的劳工主要是一些非技术工人。这些国家的劳工移民平均年龄在20—35岁。由于南亚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在悄然发生变化，即有1/3的人口年龄在20岁以下，即“青少年膨胀

* 经济学博士，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①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的国际迁徙与发展，亚太经合理事会第八届会议，2007年5月。

期”，因此未来 10—15 年内，即 2020 年之前，这些国家将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的青少年人口每增加 17%，总会伴随着某种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①

4. 国际劳工移民的性别特征

女性国际劳工移民约占劳工总数的一半。斯里兰卡女性劳工数量与男性劳工之比为 2:1。女性劳工选择到海外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的贫困。尽管像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对女性海外移民有限制，但女性劳工的数量仍然呈增加趋势。在限制女性劳工的国家，妇女受到劳工权利的“双重迫害”。在输出国，妇女被视为非正规劳动力，其权益得不到保护；在输入国她们因为缺乏多边和双边劳动协议而不能享有劳动权利。也正因为其非正规劳动力的身份，她们往往要比男性劳工向无证的中介机构支付更高的中介费用，以期绕过输出国和中转国繁琐的官方监管。但有研究表明，女性劳工能更有效地持家理财，最终实现减贫的目的。

5. 海外汇款逐年增加

根据《2006 年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前景报告》的统计，南亚国家从国际劳工移民的海外汇款中受益，每年从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劳工移民获得 390 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若加上从非官方途径流入的汇款，该金额高达 640 亿美元。从 2001 年到 2006 年，巴基斯坦的劳工移民海外汇款从 10 亿美元增加到 40 亿美元，孟加拉国从 19 亿增加到 60 亿美元，印度从 120 亿美元增加到 241 亿美元，尼泊尔在 2005 年也有 15 亿美元。^② 实际上，印度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劳工移民海外汇款接受国，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紧随其后，分别位列第 5 位和第 7 位。据统计，目前散居在海外的印度劳工移民约有 2,000 万，年均收入达到

1,600 亿美元。^③ 印度海外汇款占 GDP 的比重从 1990—1991 财年的 0.7% 猛增到 2005—2006 财年的 3.1%，高于印度软件出口创汇额（236 亿美元），也高于印度的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从人均汇款额来看，孟加拉国比印度高出 33%，而尼泊尔的海外汇款占 GDP 的比重为 15%，也位列世界第 10 位，斯里兰卡的比重为 9%。巴基斯坦海外汇款在 1983 年达到最高峰，占 GDP 的比重为 10.06%。^④ 与斯里兰卡服装出口创汇额相比，海外汇款占国家外汇的比重已经从 2000 年的 42% 上升到 2005 年的 69%。南亚的其他小国家，海外汇款占外汇的比重甚至更大，而在内乱不断的斯里兰卡和尼泊尔，海外汇款还确保了经济的持续增长。^⑤

需要指出的是，官方的海外汇款数额大大低于实际数据，因为南亚国家之间内部的劳工流动大多通过非正规渠道，没有登记档案。如在印度有很多来自孟加拉国、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劳工在非正规部门从事低薪工作，没有起码的劳动安全保护，同样，由于印度和尼泊尔实行开放边境和互免签证制度，有许多没有合法身份的印度人在尼泊尔打工经商。

6. 海外汇款的方式和用途

汇款的方式多为地下非正规渠道。2006 年，南亚国家收到海外汇款 360 亿美元，占世界海外汇款总额 2680 亿美元的近 13.5%，其中，通过非正规渠道的汇款占 40%，本人随身携带的占 8%，委托亲朋好友带回的占 4%。尼泊尔劳工从印度的汇款有 99% 是通过非正规渠道汇回。^⑥ 非正规渠道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其费用极为低廉。一般正规渠道的汇款手续费高达 13%—20%。例如，巴基斯坦劳工通过银行从阿联酋汇

① Bhim Subedi, Discussant on Ganesh Gurung's paper on "Remittance Economy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outh Asia: A Case Study of Nepal".

② Samuel Munzele Maimbo, Richard Adams, Reena Aggarwal and Nikos Passas, Migrant Labor Remittance in the South Asia Region, World Bank, Report No. 31577, February 2005, pp. 9—11.

③ Pravin Sinha, "Security Decent Conditions for Migrant Workers: Should it be part of the SAARC Social Charter?", Conference paper.

④ Rizwana Siddiqui and A. R. Kemal, "Remittance,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overty in Pakistan: The Role of Excluded Variables in Poverty Change Analysis,"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http://mpra.ub.uni-muenchen.de/4228/MPRA_paper_No_4228, posted 23 July 2007/18: 36, p. 386.

⑤ Athula Aranasinghe, "Remittance Economy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outh Asia: A case Study of Sri Lank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⑥ Samuel Munzele Maimbo, Richard Adams, Reena Aggarwal and Nikos Passas, Migrant Labor Remittance in the South Asia Region, World Bank, Report No. 31577, February 2005, p. 33.

兑1,000迪拉姆,其在巴基斯坦的家人可以换回11,905卢比,若通过货币兑换公司汇回,则可以换回12,391卢比,若通过非正规地下钱庄汇回则可换回12,660卢比。据世界银行的估计,通过非正规地下钱庄进行海外汇款,每年可为国际劳工移民节约10%即35亿美元的费用。^①

国际劳工移民的海外汇款的使用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来说,第一代移民选择将汇款用来在原地购地置产,第二代移民则更多选择在小城镇投资,而第三代移民则更多选择在大城市或首都地区购地置产。可以预计,第四代移民也许选择在输入国家永久居住,而不是像父辈一样将钱汇回母国。

7. 国际劳工移民市场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输入国的劳动力市场在发生本土化的改变。如2001—2002财年,尼泊尔劳工移民只被马来西亚和韩国接受,但孟加拉国劳工不能前往上述两个国家。在1990年之前伊拉克一直是巴基斯坦劳工移民主要的吸收国家,但当年的海湾战争使伊拉克遭受空前制裁,巴基斯坦便失去了这个主要市场。此外,有些中东国家也在积极对劳工市场实行“本地化”或“阿拉伯化”。如阿联酋劳工政策规定,如果原签证是发给亚洲劳工移民,公司可以要求用阿拉伯劳工替代,如果原签证是发给阿拉伯劳工,则不能转发给非阿拉伯劳工。阿联酋还规定外国劳工至少高中学历,这也将对南亚国家的非技术移民造成极大影响。沙特阿拉伯的劳工政策规定,出租车驾驶员、理发师和裁缝只能是本地公民。

二、南亚国家国际劳工移民的政策和管理

在南亚的5个主要国际劳工移民输出大国中,只有孟加拉国才于2006年制定了一套全面的国际劳工就业政策,完善了1982年的《劳工移民法案》和三项原则。自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以来,有300多万劳工移民到海外谋生,仅从1976年到2003年间就为孟加拉国带回220亿美元的汇款。孟加拉国共有三个政府机构负责管理国际劳工移民事务:外侨福利与海外就业部、人

力资源与就业培训局和孟加拉国就业服务公司。三个机构的具体分工是:孟加拉国就业服务公司负责为谋求海外就业的人提供咨询和招募,人力资源与就业培训局负责提供职业培训咨询并保护劳工在海外的利益。此外,孟加拉国还成立了工资福利基金以扩大对劳工移民的保护范围。

印度1983年的《移民法案》主要规定了劳工移民的福利和促进海外就业。为了适应国际劳工移民利益保护的需要,印度政府对该法案进行了修改和调整,移民利益保护办公室被从外交部转移到了劳工部,并且引入了公开听证程序制度以处理国际劳工争端事务。印度在全国不同地区设立了8个劳工权益保护办公室。最近,印度还拟设立一个国家人力资源输出促进委员会,以期使政府管理和招募培训更加有效可靠。除了劳工部之外,印度护照签发机关、驻外使领馆,内务部移民局机场移民处等政府机构也履行国际劳工移民的管理事务。

尼泊尔1985年《外国就业法案》的宗旨是管理劳工招募机构的证照颁发。2007年尼泊尔临时政府通过了新的《外国就业法案》,对原《法案》进行了完善,重视保护劳工“权利”。新《法案》设想新建一个政府机构来专门管理海外就业事务,并规定设立一个处理劳工移民投诉的机构,设立福利基金,保障妇女海外就业权益,实行劳工权益强制保险,允许劳工移民中介机构在加德满都以外地区开展业务等。为了防止劳工移民机构利用优势地位损害无辜劳工的权益,新《法案》还要求这些机构缴纳300万卢比(约4,600美元)的保证金方能获得经营许可证。

巴基斯坦拥有较为完善的移民体系,由劳工、人力资源和海外巴侨事务部管理。根据1979年的《移民法案》,劳工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外就业局负责管理私营部门的移民事务,而公营部门的移民事务则由海外就业公司负责管理,而非海外就业的移民事务则由内务部通过其下属机构负责管理,包括:联邦调查局、护照总局、移民局、国家数据中心和注册登记机构等。

斯里兰卡的移民和海外汇款由就业与劳工部

^① Dilip Ratha, "Workers' Remittances: An Important and Stable Source of External Development finance," in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3*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ee Chapter 7. See, also, Samuel Munzele Maimbo, Richard Adams, Reena Aggarwal and Nikos Passas, *Migrant Labor Remittance in the South Asia Region*, World Bank, Report No. 31577, February 2005, pp. 36—39.

及其具体办事机构海外就业局负责管理。就业与劳工部负责制定政策, 监管海外就业局的工作, 而海外就业局具体负责劳工移民在国内外的福利及权益保障。

南亚 5 个主要国际劳工移民输出国驻移民接受国的使领馆都将劳工权益保障作为一项主要内容。国际劳工移民出发前的培训工作一般由输出国负责, 而在输入国的投诉则主要由其使领馆负责, 包括拒付和少付工资, 未享受医疗服务和糟糕的饮食和居住条件等。

为了加强南亚国家在国际劳工移民事务方面的合作, 南亚国家联盟 (SAARC) 2004 年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第 12 届峰会上通过了《南亚国家联盟社会宪章》。《宪章》的目的是在南亚国家建立以人为本的合作伙伴机制和社会文化发展框架, 包括消除贫困、医疗卫生、教育培训、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妇女就业、保证儿童权益、控制人口、戒毒和工作安置。联盟在各成员国设立国家协调委员会, 以负责监督《宪章》的实施。

三、国际劳工移民对国家反贫困的作用

国际劳工移民不仅给输出国带来经济利益, 而且还带来人力资本和社会财富, 国际劳工移民在海外就业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使输出国获得“智力收益”。1998 年对巴基斯坦归国的劳工移民进行的研究表明, 这些在海外的机械师、电焊工、车工和钳工掌握使用先进的车床工具和仪器仪表的技术, 比没有海外工作经验的工人更能得到国内雇主的青睐。此外, 国际劳工移民还能发挥政治影响力, 增进社区凝聚力, 帮助解放妇女和少数民族团体。^①

联合国人口基金 2006 年对 74 个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劳工移民进行了研究。该研究的基本结论是, 国际劳工移民的海外汇款与减少贫困之间呈正相关。海外汇款占国家 GDP 的比

重每增加 10% 就能使贫困减少 1.2%。此外, 输出国的劳工移民每增加 10% 将使日均 1 美元生活费用的贫困人口减少 1.6%。^② 尽管这一结论使用的分析方法存在争议, 但国际劳工移民的海外汇款有助于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

1. 国际劳工移民有助于减少贫困

根据《2006 年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前景报告》的统计, 孟加拉国国际劳工海外汇款使贫困减少 6%, 尼泊尔的官方数据显示国际劳工的汇款使全国贫困减少 11%。像尼泊尔这样的小国, 海外汇款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应当高于联合国人口基金对 74 个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研究得出的平均数。其原因有二: 一是尼泊尔国家贫穷, 人均收入低; 二是劳动生产率很低。尼泊尔生活水平调研报告指出, 减贫的因素包括国际劳工移民的汇款、农业收入的提高、非农活动的增加和抚养和赡养人口的减少等, 其中海外汇款的作用最大, 1996 年到 2003 年间海外汇款帮助减少贫困 11%。同期, 接受海外汇款的家庭从 23% 增加到 33%, 而汇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 26% 增加到 35%。^③ 尽管内乱不断, 但尼泊尔人口普查和健康普查的数据都显示, 在诸如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产妇死亡率和医疗服务等社会经济指标都得到明显的改善, 这都要归功于尼泊尔国际劳工移民的大量海外汇款。

海外汇款不仅有助于南亚国家减少贫困, 而且有助于降低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海外汇款可以用来为儿童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 从而帮助国家改善人力资源的开发。

国际劳工移民的海外汇款能否帮助脱贫致富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将汇款用于家乡的生产性投入; 二是不能将汇款仅仅用于消费性商品。一份对巴基斯坦海外汇款用途的研究报告显示, 国际劳工一般将汇款投入到农村的灌溉地和雨浇地两项资产, 这表明国际劳工没有将汇款用

① Hein de Hass, “Engaging Diasporas: How Governments and Development Agencies can Support Diaspora Invol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Origi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Oxford University, June 2006.

② The World Bank,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5: Globalization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See, Chapter 2: “Two Current Issues Fac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ers’ Remittan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69–78.

③ Bina Pradhan, Comments from the floor on Tasneem Siddiqui’s paper on “Contribution of Remittan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outh Asia.”

于纯粹的消费性支出，而是用于更能帮助脱贫致富的农业资本积累。研究还表明，巴基斯坦的国际劳工移民与非劳工移民的投资行为存在差异，即劳工移民更愿意投资，投资的领域是自己熟悉的行业如置地买田，而不是自己不熟悉的行业如开店经商。^①

国际劳工移民的海外汇款也提高了巴基斯坦人的生活水平。劳工移民在海外的收入是其国内收入的5—8倍，他们将78%的收入汇回国内。海外汇款的减少将对贫困产生双重影响：一是通过限制进口削弱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二是减少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对孟加拉国的储蓄和投资特征进行的研究表明，接受汇款的家庭比未接受汇款的家庭的储蓄率要更高。劳工移民的家庭一般可将支配性收入用于购地、新建或翻新房屋。

斯里兰卡的劳工移民海外汇款的56%用于食品开支，18%用于教育，即可以满足家庭日常所需，从而摆脱贫困。另外，13%的汇款用于清偿债务，也有助于劳工家庭脱贫。^②

2. 国际劳工移民有助于缩小不平等

劳工移民的一般理论认为，最贫困者不能选择移民，只有那些具备一定社会经济资源和知识信息的人才能移民。所以第一代移民一般是来自于比较富裕殷实的家庭。只有当具有一定的社会人脉关系网络，贫困家庭才可能移民。因为国际劳工移民都会产生一些前期费用，所以只有具备社会资源的家庭才能承担这笔费用。该理论还认为，能否移民首先取决于知识信息，其次才是经济能力。^③

移民系统理论认为，由于殖民、文化宗教联系、政治影响、贸易和投资等原因，使得移入国与移出国之间形成了紧密而稳定的纽带；正是因为存在这个纽带，导致了后续的大规模移民。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对英国的移民则跟历史上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统治息息相关。南亚国家劳工移民到中东国家则是由于彼此存在文化

和宗教的联系。

一般认为，机会的不平等是移民的主要推动力。国际移民是机会不平等的重要表现形式，即成千上万的劳工及其家庭为了缩小与富裕家庭的差距竞相跨境移民。真正的争论不在于机会的不平等对劳工移民造成的影响，而是劳工移民对不平等造成的影响。在世界不同地区，劳工移民既可以增加不平等，也可以减少不平等，最后的结果取决于劳工移民对不平等的影响评判标准。首先是分析的范围，平等的影响因素在家庭之间、村庄之间、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其次是区位，劳工移民在目的地国家不能享有与当地劳工相同的权利，而在其移出国的劳工选拔标准、汇款方式和社会变化等都可能影响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再次是时间因素，不平等可能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社会网络可以降低劳工移民的成本，因此早期的移民可以将移民的机会传递给更多的人群。最后是不平等的种类，除了经济的不平等（如收入和财富水平）之外，不平等还包括男女不平等、代际不平等、民族不平等和种姓不平等。^④

对孟加拉国村级劳工移民的影响进行的分析表明，劳工移民与不平等存在关联。如从孟加拉国的西耶赫特地区塔鲁克普尔村到英国的劳工移民就增加了来源地村的不平等，因为本村富裕家庭比贫困家庭更具有海外移民的相对优势。事实上，劳工移民是不平等的集中标志，它不仅带来经济不平等，而且带来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的平等。另一方面，虽然富裕家庭与极端贫困家庭之间的不平等加重了，但是，本村传统富裕家庭与能到海外工作的劳工移民之间的不平等却减轻了。如在孟加拉国的塔鲁克普尔村，劳工移民不仅为社区带回了财富，而且改变了土地所有权，改变了本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基础。

总之，权利和机遇是劳工移民与不平等之间

① Richard Adams, Jr., "Remittances, Investment and Rural Asset Accumulation in Pakist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No. 1 (1998), pp. 155—173, quoted in Maimbo, et. al., *Migrant Labor Remittance in the South Asia Region*, World Bank, Report No. 31577, February 2005, pp. 13—15.

② Athula Ranasinghe, "Remittance Economy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outh Asia: ."

③ Tasneem Siddqui, Comments on Athula Ranasinghe's paper on "Remittance Economy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outh Asia; A Case Study of Sri Lanka".

④ "Migration and Inequality; Policy Implications," *Briefing Papers No. 7*,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 Poverty, October 2006, www.migrationdrc.org/publications/annual_reports/Migration_DRC_Annual_Rep_2006-07.pdf

关系的关键因素。当贫困人群拥有更多的移民选择时,就对不平等具有积极影响,移民的机遇越多,受益就越大。事实上,对国际移民的限制越多,不平等就越严重。如孟加拉国的非技术劳工移民妇女被迫采用非法手段移民,因而更容易遭受剥削和收入的不平等待遇。

3. 海外汇款发挥创造就业的乘数效应

国际劳工海外汇款对减少贫困的作用不能仅仅限于单个的家庭,因为贫困的减少与国家和个人对汇款的使用密切相关。国际劳工的海外汇款是以外汇的形式进入南亚国家,国家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些外汇,达到减少贫困的目的。个人使用汇款也产生乘数效应,增加劳工的创收能力,从而达到减少贫困的目的。个人获得的是本国货币,政府持有的是外汇。因此,只要海外汇款是通过官方渠道汇回,便能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实现进口替代和债务清偿的目的。

国际劳工移民对输出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乘数效应。在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可以创造更多的管理移民的就业机会,包括宣传、招募和培训,有些国家新设了专门的国际劳工移民局,或者充实了原来的劳工管理部门,如航空、海关、移民等部门。此外,在一些非政府部门、私人移民中介机构、旅行社、银行、医疗机构等也都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4. 国际劳工移民促进政府完善政策机制

海外汇款对减少贫困和增加就业的影响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输出国建立配套机制。Roger Ballard 对分属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两个克什米尔

地区具有相似社会经济背景的劳工移民到英国后海外汇款与减少贫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是,海外汇款帮助印度地区的劳工移民摆脱了贫困,促进了个人发展;但巴基斯坦地区的劳工移民的汇款虽然增添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但不具有持续性,一旦汇款终止,发展便无以为继。印度地区的积极效应有赖于当地政府本身具有良好的反贫困宏观政策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同样,海外汇款要发挥减少贫困的作用必须有完善的财政政策。如在尼泊尔,虽然过去6年其对主要创汇国家的出口增长下降了3.6%,但同期尼泊尔的外汇储备却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其原因不是外国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的增加,而是由于国际劳工移民大量的海外汇款。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如果尼泊尔未能稳定其实际的汇率,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将遭到严重削弱。目前,尼泊尔主要通过海外汇款积累的国民储蓄率达到28%,高于国民投资率,这表明这一经济盈余足以确保尼泊尔有能力在不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的情况下以年均6%的速度发展经济。

如果政府政策和组织机构不完备,劳工移民的管理是十分困难的。国际劳工移民的海外汇款是发展经济学忽视的一个薄弱环节,与此有关的是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它需要政府从长计议,列入政府政策的优先目标。政府应当明确,劳工移民在海外的就业是减少贫困的手段之一,海外汇款的流入并不能免除政府为穷人在国内创造就业和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

of corrective measures such as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fund, readjusting developmental policies, and implementing the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lan. While these initiatives score some positive results, the future task seems still too arduous to mee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oblem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India's infrastructural building based on the case studies of telecommunications and power industry. It is reasonably argued that a necessity of upgrading India's economic performance should be to remove political barriers that hinder the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di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sel Accord: The Case of Capital Adequacy Ratio

Dai Yonghong & Liu Xiaoyan

All national monetary authorities normally regulat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in order to secure commercial banks' ability to resist risks. Under the endorsed standards of the Basel—I regime, Indian commercial banking industry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perform well, with an average of capital adequacy ratio of about 12%, which is not only higher than the internationally acceptable level, but also higher than India's own regulatory requirement. Although the RBI has required that the Indian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implement the new capital adequacy norms in Basel—II by March 2008, there are some major challenges in its implementation to be met with uncertainty.

India's Informal Employment in Urbanization

Chen Jixia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l employm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city development in India. It points out that informal employment in urbanization emerges as an inevitable happening that needs reasonable socio—political support and result—oriented regulations. A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the employment will be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facilitating urbanization.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Worker Migration on Poverty Reduction: South Asian Cases

Qin Yonghong & Hu Lan

International worker migration has become an issue of growing concern and South Asia has been one of the largest sending regions of migrant workers for years. The migrant workers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funds require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form of remittance, but also help bring skills and knowledge into their home countries. Almost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have encouraged the outward migration of skillful workers through legislation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regarding i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ir poverty reduction or alleviation strategy. This has proved actually effective for sustaining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tigating the effects of poverty.

Chinese Sichuan's Opening—up and Cooperation Approach Toward South Asia: A Review and Policy Options

Li Houqiang & Yang Wenwu

Since the 1990s both China and India have seen the opportunities of expand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Sichuan province takes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amplifying China's westward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erms of its geographic access, export—based economic capabilities, and the existing interactional frameworks. Nevertheless, a feasible and result—oriented agenda is still far from emerging. 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to probe the potentials and the scope of substantiating cooperation based on specific policy recommendations.

China—Nep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Pres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Huang Zhengduo & Li Yan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China to enhance its economic and trade links with Nepal, a South Asian neighbor bordering Tibet. But China—Nep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s encountered with several formidable problems.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prevailing constraints and probes workable countermeasures aimed at making the ongoing economic relationship more credible.

China—Bangladesh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in Perspective

Li Jianjun & Li Yuanzhi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the Sino — Bangladesh Friendship Year in 2010 promise